



内部资料
注意保存

本科教学动态

2025 第 3 期（总第 29 期）

兰州大学教务处编

2025 年 5 月

目录

【教育资讯】

吴岩出席 2025 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平行会议

【教育评论】

- 人工智能大模型和新文科建设应实现“双向奔赴”
- 善用社会大课堂推动高校思政课话语体系创新探析

【理论纵览】

江南大学王志军教授：如何设计与开发数字课程

【工作动态】

兰州大学举办教师教学创新大赛专题分享会徐忠锋教授多维解析教学改革与创新实践

【教育资讯】

吴岩出席 2025 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平行会议

5月15日，2025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十场平行会议在湖北武汉召开。教育部副部长吴岩出席“智慧教育——高等教育教学体系重塑与超越”和“国际人工智能与教育会议”平行会议并致辞。

吴岩指出，人工智能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深刻改变着人类生产生活方式，也深刻影响着未来的教育、改变着教育的未来。中国高等教育聚焦集成化、智能化、国际化战略方向，围绕教、学、管、研等领域，有组织地推动教育数字化大规模、常态化应用，持续深化智能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数字化发展道路，为世界高等教育发展贡献了中国模式、中国经验、中国方案。

吴岩表示，人工智能技术的井喷式发展正深刻重构人类生产、生活和学习图景。中国高度重视应用人工智能赋能教育变革，积极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推动人工智能与教育深度融合，促进教育高质量发展，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智慧教育平台并推动平台智能升级，广泛开展人工智能教育，打造人工智能教育大模型，积极搭建国际交流合作平台。吴岩提出四项倡议。一是合作探索人工智能与教育融合发展的新路径，探索教育新模式新形态；二是合作推动人工智能教育，共享优质教育资源，帮助学生掌握高阶思维和创新能力；三是合作推动教师能力建设，帮助教师掌握智能时代教育教学新技能；四是合作制定标准与伦理规范，确保技术应用更安全可控、更包容公平。

——来源：[教育部官网](#)

【教育评论】

人工智能大模型和新文科建设应实现“双向奔赴”

摘要：人工智能技术的蓬勃发展，尤其是普惠人工智能大模型的崛起为新文科建设提供了抓手。推动数字技术与人文科学的深度融合和双向赋能，是贯彻落实教育强国目标任务的重要举措，也是提升交叉学科建设和交叉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推手。

关键词：人工智能；大模型；新文科

近年来，全球范围内出现了文科“消退”的现象。由于培养口径窄、模式单一、内容陈旧等问题，文科尤其是人文学科面临着招生难、就业难的两难处境。尽管不少高校已经在反思、重构文科教育，但是依然存在学科壁垒难以真正消除等掣肘因素，教育理念和专业知识生产滞后而导致了人才培养格局与社会现实需求之间存在偏差。人工智能（以下简称 AI）时代的到来加剧了这种偏差，数智技术以前所未有的新理念、新业态、新模式深刻改变了知识生产与传播方式，对传统文科形成了较大冲击。

AI 面向教育的应用场景已经全面覆盖了四大类场景——面向教育者的教学场景和管理场景、面向受教育者的学习场景和考试场景，构建了泛在、实时、可信、个性的教学生态，受教育者全面拥抱 AI 带来的良好用户体验与传统文科的单向度教化式教学形成了鲜明反差，文科迎来学科发展的主体性危机。因此，在压力之下，不少高校选择缩减文科招生专业数量、范围，或通过设置交叉学科、新文科来应对文科边缘化危机。“AI 时代，文科何为？”“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文科人才？”等反思是摆在新文科发展面前亟需回答的问题。

传统文科多重视在固定学科边界内的知识传承，教师在“师—生”结构中带有极强的“权威性”。相比之下，新文科带有鲜明的“问题导向”，以“破界融合”为核心理念，通过跨学科交叉与技术赋能实现范式革新，试图突破传统文科的“学科孤岛”状态，从知识传承转向问题解决，从理论阐释转向实践创新。

从全球维度看，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等高校率先推进文科与数据科学的融合，形成“综合性跨学科学习”模式。从国内语境来看，新文科建设既是对国家战略需求的回应，也是文科教育自我革新的内在要求。

新文科是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载体。我们需要凝练新文科建设五年经验，提炼面向未来的 AI 赋能新文科建设的理念与方法，真正做到 AI 与新文科建设的“双向奔赴”：

首先，文科教师需要做好从传统文科到“新文科+人工智能”的思想转变。人文社会学科研究有文本分析、历史研究、田野调查等经典研究方法。大部分时候，人们倾向于将人工智能理解为一种技术来辅助经典研究，但是，当 AI 的普惠性能达到类似水电的通用基础设施时，AI 可能与新文科知识一起杂糅进化成一种新的研究方法，从而实现了从人文研究者主导“个体的涌现”向群体智慧与算法分析结合的“集体的涌现”转变。教师的“权威性”会被挑战，甚至瓦解，但这绝不意味着教师没有存在的合法性。实际上，AI 对高等教育的重构一定蕴含了对于传统教师的重塑。AI 不会取代教师，但会使用 AI 的教师将取代不会使用 AI 的教师。以 DeepSeek—R1 模型为代表的大模型算法和工程优化创新进一步降低了 AI 的使用门槛，极大提高了 AI 的普惠性。借助于普惠性人工智能大模型的低成本、开源性、定制化、扩展性，文科教师和学生的“AI 关键素养”能够快速构建，“师—机—生”一体化的文科智能教学生态焕发出勃勃生机。

其次，在理念升维的基础上，AI 与文科的交叉需要深化组织模式创新，改造升级一批传统专业，“跨界”发展满足时代需要的交叉文科和新兴文科。AI 时代中国新文科建设的“跨界”不仅意指跨越学科窠臼，还蕴含了理论与实践、学校与产业的互跨。以区域国别学为例，有些外国语言文学专业的区域国别课程中，教师还在拿着陈旧教材单向度地输出静态的国别通识，不仅难以指导对外传播实践，其开源程度也远远低于学生预期，对于目标对象国国情大数据的利用更是乏善可陈，自然难以赢得学生“芳心”。而西南政法大学人工智能法学院的实践则表明，通过增设人工智能法学二级学科、打造“数据法+算法规制+智能司法”研究团队，文科教育能够有效回应数字经济时代的法治需求。在“知、教、

学、研、训”一体化平台的产教融合、科教融汇助力下，大量高质量、“有为”的文科毕业生一定能够填平人才培养格局与社会现实需求之间的鸿沟，摆脱“文科是无用之学”的桎梏。

最后，人工智能时代的新文科建设应确保人工智能发展遵循正确的价值导向，不能忽视人文力量，人机共生不能替代人文智慧。2020年11月3日发布的《新文科建设宣言》指出，新文科建设是要“聚焦应用型文科人才培养”，是要将数智技术应用于课程体系改革、教学模式创新、师资队伍建设、教学效果监测等多个领域，是跳出文科反哺文科，运用跨学科方法培养、强化学生的学习能力和实践创新思维。“新文科+人工智能”绝不意味着文科丧失学科主体性，也不意味着理论性文科人才培养的缺位，更不意味着对人文精神初心的摒弃。这就要求我们在“教、学、测、练、评、管”的全智环节警惕机器对老师的替代、“人灌”变“机灌”；我们更需要警惕学生对AI过度依赖而导致的精神、智力、思辨、伦理的衰退；要帮助学生逐步理解智能、运用智能、批判智能、超越智能。

随着AI时代的到来，文科教育正在发生深刻变革，需要与时俱进地建设新文科，对于学生的认知能力、解决问题能力的培养也显得更为重要。在AI领域，人们常说“答案终止想象，提问创造未来”。这与人文学科一直以来鼓励好奇、开放、思辨的理念不谋而合。新文科建设正是要强调新的技术融入、新的学科协同与新的人才培养模式，构建“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教育生态，培养学生在面临复杂世界的时候转向提问、主动探索，引导其形成方法自觉和理论自为。

——作者：李炜炜（来源：[中国高等教育](#)）

善用社会大课堂推动高校思政课话语体系

创新探析

摘要：善用社会大课堂、从社会生活中获取资源并汲取力量，是高校高质量思政课建设，特别是推动高校思政课话语体系改革创新的重要途径。作为立德树

人的重要场域，社会大课堂以其独有的“大实践”“大资源”“大场域”“大师资”，为高校思政课话语体系创新提供了关键动能，是高校思政课赋新话语内容、赋能话语表达、拓展话语语境、广聚话语主体的源头活水，也是持续推动高校思政课高质量发展的不竭动力。

关键词：高校思政课；社会大课堂；话语体系创新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中提出“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并作出详细战略安排，为在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新征程中，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提供了方向路径。其中“拓展实践育人和网络育人空间和阵地”涉及“大思政课”格局的构建与完善，也是对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思政课不仅应该在课堂上讲，也应该在社会生活中来讲”“要高度重视思政课的实践性，把思政小课堂同社会大课堂结合起来”等重要理论创见的更进一步地制度化与现实化。在“思政课”到“大思政课”的系统性变革中，高校高质量思政课建设，特别是高校思政课话语体系创新发展方向日渐明朗，即在推动“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的紧密结合中，以“社会大课堂”所具有的“大实践”“大资源”“大场域”“大师资”的独特优势，不断赋新高校思政课话语内容、赋能高校思政课话语表达、拓展高校思政课话语语境、广聚高校思政课话语主体，从而全面提升高校思政课的话语效果。因此，在全力“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的历史节点，善用社会大课堂，使其服务于推动高校思政课的高质量发展，不仅是助力打通高校思政课话语体系建设堵点痛点的必然选择，更是助推开门办“大思政课”，实现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的重要因应。

善用社会大课堂的“大实践”，赋新高校思政课话语内容

思政课的实质是讲道理。作为“以言表意、以言取效”的教育实践活动，高校思政课要通过特定话语将教育者的思想、观点和价值作用于教育对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上思政课不能拿着文件宣读，没有生命、干巴巴的”，要讲深、讲透、讲活思政课，其话语内容“一定要跟现实结合起来”。这也意味着，善用社会大课堂推动高校思政课话语体系创新，更为根本的是实现其话语内容的更新，

就是要把广阔社会实践中的教育素材转化为“有标识”“有边界”的思政课话语，要对具体的历史成就、时代课题和现实问题做更“深刻”、更“透彻”、更“生动”的诠释与解答，为增强思政课话语效果，助推高校思政课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1.讲深“已经书写”的成功案例，供给“有魂有根”的历史话语

“道不可坐论，德不能空谈。”讲好思政课必须“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为内容支撑”，将讲道理建立在摆事实的基础之上，以事实支撑道理，用道理诠释事实。作为“已经书写”的成功案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既是现实的也是历史的。一方面，要将这些伟大成就置于“第一个结合”的现实维度，深刻揭示党和国家事业顺利发展的成功密码，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指导，其产生的强大实践伟力，既保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前进方向，也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中国奇迹。另一方面，也要将这些伟大成就置于“第二个结合”的历史维度，深度诠释党和国家事业顺利发展的文化动因，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提出，“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要以充分的历史自觉，破解成功实践及其创新理论背后蕴含的丰富历史智慧和古老文化基因。总而言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有效性，是理直气壮开好思政课的底气所在，也为思政课话语提供了逻辑前提和叙事基础，通过“有魂有根”的话语阐释，彰显历史自信、话语自信，以此引导学生增强“四个自信”。

2.讲透“内外观照”的时代变化，供给“有理有据”的时代话语

社会大课堂背靠国际国内“两个大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办好思政课，要放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中来看待，要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来对待”。作为承担“教育引导学生正确认识世界和中国发展大势”的高校思政

课，有责任和有义务通过“内外观照”的时代叙事，讲好讲透时代变化的发展趋势，以及由此而来的国际格局的演变机理。一方面，要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在大历史观视角下讲清楚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价值。中国正在经历的“赶上时代”到“引领时代”的巨大转变中，充分挖潜并进行时代话语转化，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中国叙事走向世界，宏大叙事走进学生心里的重要着力点。另一方面，要立足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全球比较视野中讲清楚“中国方案”的世界意义。面对变乱交织的当今世界，不断变化的国际情势和全球热点冲击着学生的认知，需要及时引入国际时政案例、素材，并在对国际社会不同反应及成败的分析中，理解升华“中国之治”的智慧与担当。如此“内外观照”“有理有据”的时代话语，旨在引导学生主动思考人类向何处去的时代命题，积极探索关系中国发展和世界发展的全新课题。

3.讲活“正在书写”的生动实践，供给“有声有色”的实践话语

社会大课堂不是真空环境，是亿万中国人“正在书写”的新篇章，是“正在行进”的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把思政小课堂同社会大课堂结合起来”，凸显的正是“正在书写”的生动实践的教育功能。作为面向社会现实的教育载体，社会大课堂在助力思政课教师讲深讲透教材中经典“例题”的基础上，也需要其更进一步讲活社会实践中的“应用题”，及时把国家政治盛事、经济社会大事、民生幸福要事等鲜活日常，转化为高校思政课的教学语言。可以说火热的日常生活从来不缺少思政教育素材，缺少的是发现的眼睛和言说的能力。通过对周边人民群众物质与文化生活丰富、平衡与否，所在地区教育、医疗机构服务数量、质量如何，大街小巷是否秩序井然，贫弱群体是否切实获得救助帮扶，以及山河湖泊清澈程度、城乡空气指数高低等的体察与分析，见微知著地讲述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上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重要领域的重大举措和实践进展。如此生动的实践叙事，既涉及可验证的事实，也包括可感知、能共情的体验，在强化理论教学说服力和亲和力的同时，更重要的是促使学生自觉将理论认知转化为实践行动。

善用社会大课堂的“大资源”，赋能高校思政课话语方式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思想要有境界，语言也要有魅力”。以灵活多样的言说方式，表达、呈现丰富深刻的话语内容，是高校思政课话语体系创新发展的题中之义。作为高校思政课话语言说的“最后一公里”，话语方式直接影响着学生对话语内容的认同程度和接受效果。善用社会大课堂创新高校思政课话语方式，关键在于综合运用社会现实中“技术化”“艺术化”“生活化”等表达手法，构建更为学生喜爱、接受的话语形式，全面提升高校思政课话语的质量和效果。

1.巧用“技术化表达”，增强思政课话语方式的“吸引力”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运用新媒体新技术使工作活起来，推动思想政治工作传统优势同信息技术高度融合，增强时代感和吸引力”。当前，数字技术融入全部生产生活和社会实践已势所必然，教育数字化、数字思政展现出的广阔前景，也为高校思政课话语方式的优化、更新带来新的机遇和可能。乘“数字化”之“技术”东风，赋能高校思政课话语方式：一方面，要在话语“活化”上增加更多新意，通过数字化采集或创作，让更多蕴含丰富思政元素的教育素材，以具象立体的数字形式呈现在师生眼前。比如，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可以采用数字化考古测绘、修复保护及可视化呈现等技术进行创造性转化，将革命遗存、史料文献等文化资源转变为师生随时调取的融通古今文明的数字资源；而对于复杂行业前沿资源，可以结合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多模态话语方式予以展现，让陌生专业领域的术语、成果及其价值，及时转化为可理解可接受的思政课话语内容。另一方面，要在话语“交互”上提供更多支持，通过网络、数据、技术三者的循环驱动，实现高校思政课话语主体与受众之间的多场域深层交互。如运用AR、VR、MR等技术构境，搭建沉浸式话语场域或创新跨时空对话机制，促使思政课话语表达呈现虚实互嵌、人机交互、一体多元的鲜明时代特征。当然，在寻求技术赋能、创新思政课话语方式的过程中，必须正视其间客观存在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张力，也要在增强思政课话语吸引力的同时，坚定守护思政课意识形态教育的政治属性和人本价值。

2.活用“艺术化表达”，增强思政课话语方式的“感染力”

活用“艺术化表达”，即需要高校思政课教师在思政课教学中能将社会中的“话语艺术”或“艺术话语”作为更好地传情达意，启迪学生的重要策略和手段。一方面，引入“话语艺术”，即话语修辞，通过对话语表达的调整修饰或比附援引，让思政课话语内容“美”起来。“言之无文，行而不远。”面对当前多元价值观相互激荡、意识形态斗争异常激烈的时代境遇，高校思政课教师要想说服学生、求得共识，仅靠“理论的彻底”是不够的，需要借助话语修辞这个有力的“船”和“桥”，才能让“彻底的理论”以精准有效、生动有趣、切题适境的形式而受到青睐、得到理解。另一方面，借助“艺术话语”，即艺术形式，把舞台变成讲台，将艺术表演与思政课深度融合，让思政课的话语内容“活”起来。作为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艺术+”思政课模式始终被我们党高度重视，曾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之际，毛泽东同志开宗明义强调，会议之目的是“求得革命文艺对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的协助”，今天这一模式仍然是“大思政课”的实践亮点，为新时代高校思政课注入源源不断的生命力。无论是优美的音乐、精彩的舞蹈，还是生动的话剧，这些多姿多彩的艺术呈现方式，形式新颖、内蕴丰富，独具魅力，能够潜移默化传递深刻的精神力量。当然，在高校思政课教学中灵活运用艺术化表达，需要随时警惕可能出现的形式化或娱乐化倾向，始终保持话语内容科学性与话语形式艺术性之间的辩证统一，既让思政话语富有更多的艺术气息、审美况味，也让艺术话语能够体现逻辑的力量、理性的光辉。

3.多用“生活化表达”，增强思政课话语方式的“亲和力”

多用“生活化表达”即需要高校思政课教师在思政课教学中能以人民群众在日常生活中的创造性话语或符合青年学生接受习惯的话语方式来阐述深刻的政理、学理和事理，以此增强思政课的亲和力，提升学生的参与度与认同感。一方面，多用日常生活话语，增强对抽象理论的大众化、通俗化诠释。通过亲切简洁、直白质朴的大众话语，达到思想传播、价值塑造的教育作用。如“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系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等，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或给人民群众日常话语赋予深刻的理论意蕴，或用许多新词、俚语增加理论话语的趣味性和解释力，为高校思政课话语方式的创新优化提供了

经典范本。另一方面，适配学生的个性话语，增强宏大叙事的个体化、微观化解读。马克思指出：“我们彼此进行交谈时所用的唯一可以了解的语言，是我们彼此发生关系的物品。”思政课要讲好道理，需要关照一个个具体的“有血有肉，有情感，有爱恨，有梦想，也有内心的冲突和挣扎”的大学生，只有把宏大叙事与其个体叙事相联系，从细微处烘托、审思话语议题，学生才能切身体悟到个体自身与宏大主题的休戚与共。当然，高校思政课话语表达的大众化与生活化并不意味着简单化、庸俗化，或者理论的矮化，相反是在增强思政课话语的生活“温度”的同时，也保有其理论的“浓度”。

善用社会大课堂的“大场域”，拓展高校思政课话语语境

高校思政课教学活动得以顺利开展并发挥效用离不开“话语”本身，以及话语阐发之时的具体话语语境。善用社会大课堂旨在打破思政小课堂的“孤岛效应”，标志着思政课要以更广视野、在更大场域特别是实践场域中展开，通过社会全域的“大空间”创设良好适切的话语语境，从而更好地达到寓意于境、寓情于境、以境生情、以境悟旨的功效。

1.用好“实景课堂”，营造文化育人语境的“强磁场”

善用社会大课堂，最直接的理解和探索就是拓展思政课的教学场域，即话语语境，尝试把讲台搬进社会，搬到现有的实践教学基地（场馆），如博物馆、纪念馆、田间地头、生产一线等，以此创设“实景课堂”，开展“实景教学”。作为与高校思政课话语内容密切相关的现场环境或现实生活，“实景课堂”更加鲜活具体，能够以超强的代入感和融入感，促使学生直观和共情话语内容。需要注意的是，用好社会“实景课堂”，不是简单地把课堂和讲台建在校外，而是要以校外的教育素材为着力点，做好现场资源转化与思政话语建构的统一。一方面，要注重对历史场景的重返与再现，如历史遗址、博物馆、纪念馆等本身就是思政课丰富教学案例的汇聚之地，巧妙运用这些文化要素及其特定空间场域，更好地让文物说话，让场域发声，实现作为价值载体的展示内容、展示空间与思政课话语议题、话语内容的有机结合。另一方面，要做好对现实场景的引导和浸润，如生产一线、田间地头、社区街道等蕴含着社会发展、人民幸福的丰富注脚，“零距

离”接触现实素材和发展成就，引导学生深刻感受国家发展脉动、理解中国发展理论，用学生“自己看到是怎样的”验证“被告知是怎样的”。简言之，高校思政课用好“实景课堂”，实质是开启了一场课堂革命，开创了一种基于话语内容与话语语境深度契合的思政课教学综合建构的新模式，让学生在边走边看边听中进行情景式、沉浸式体验，引发强烈共鸣，激发青春担当。

2.建好“虚拟课堂”，优化网络育人语境的“数智场”

善用社会大课堂不仅在于善用广大社会空间，也在于善用互联网的广大数字空间。作为人与技术共生互嵌的新场域，网络空间已然是社会空间在虚拟世界的延伸，而由此带来的高校思政课教学由物理空间、社会空间向网络空间的拓展也成为必然趋势。建好“虚拟课堂”，既是对教育数字化这一技术语境的果断回应，也是对高校思政课话语语境延展的创新实践。一方面，要建好跨越时空的虚拟语境。数字赋能为思政小课堂对接社会大课堂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和机遇，特别是当社会“实景课堂”难以全面覆盖时，通过数字技术使历史场景或现实生活在数字空间得以复现，形成跨时空、跨地域的思政课虚拟话语空间，满足全体学生全时段、全场域、全方位的沉浸式学习要求。另一方面，要建好融通供需的数智平台。网络空间作为思政课话语内容生成传播的重要场域，也是各种言论思潮交锋的前沿战场，也面临着“算法黑箱”和信息碎片化带来的注意力耗散等问题。因此，特别需要依托数字技术高效整合思政课话语资源、差异化设置思政课话语议题，并利用云计算、大数据分析等精准把握学生的思想动态和需求，实现话语内容的个性定制和精准推送，从而引导学生突破信息茧房、达成价值共识。总之，网络空间之于高校思政课不仅仅是信息技术空间，而应该成为其新的话语语境及互动空间。“虚拟课堂”也不是把思政课堂直接移植到网上，而是使数字资源、网络交往产生新的文化价值与教育意义。

3.开好“实践课堂”，打造实践育人语境的“历练场”

开好“实践课堂”即意味着高校思政课要向社会场域延伸，按照实践教学的逻辑与要求，对社会资源进行课程化设计和课堂化组织，让社会大课堂真正成为学生强本领、长才干的实践“历练场”。在加快建设教育强国，塑造立德树人新

格局的关键时期，强化高校思政课的实践育人语境不能忽视两点。一方面，要做好实践课程顶层设计，以“大体量”蕴含“大主题”。以“实践课堂”形式存在的社会大课堂，并不完全等同于社会现实，而是经过思政课教师“有计划地开发”，即结合高校思政课课程群的相关观念、概念、原理等选择或创设相应的话语情境，旨在激发学生面向“国之大者”的探究冲动和实践愿望，以此丰富实践内涵、细化实践方案，为其后实践过程与教育过程的一致并进奠定坚实基础。另一方面，做好实践过程引导，以“大阵势”培育“大担当”。高校思政课实践教学不能止于“走马观花”的走访参观或瞬时表面的感官体验，而是重在“实践”，强调用“行”来体悟体现，引导学生在社会大天地中，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行，在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绿色发展、社会服务、卫国戍边等各领域各方面工作中争当排头兵和生力军，在做难事、解难题、攻难关的实践中锤炼硬本领、培养大担当，确保学生实现从感同身受到身体力行、内化于心到外化于行的成长和蜕变。

善用社会大课堂的“大师资”，广聚高校思政课话语主体

善用社会大课堂推动高校思政课话语体系创新是一项系统工程，发挥其人多“力量大”的话语主体力量，对增强高校思政课话语效能具有重大意义。善用社会大课堂，加强高校思政课话语主体建设，关键在于自觉践行“大思政课”“以人民为师”的“大师资”理念，在汇聚广阔社会“多元主体”的话语力量的同时，重点锻造“一支政治过硬、本领高强、求实创新、能打胜仗”的思政课教师队伍，充分发挥其“多元角色”的话语主导，并以此激活学生的主体性，促使个体“小我”主动融入祖国的、人民的“大我”之中，进而实现其学习主体向话语主体、实践主体的深刻转变。

1.落实“以人民为师”，汇聚“多元主体”的话语力量

社会生产生活一线是最大的课堂，人民群众是最好的老师，“必须自觉拜人民为师，向能者求教，向智者问策”。作为善用社会大课堂的重要价值导向，坚持“以人民为师”意味着，高校思政课话语主体除了高校教师外，更广泛的是来自社会的，与学生直接接触并具有引领价值的社会成员。一方面，要坚持“引进

来”，引入社会力量，充实思政小课堂的话语主体。在这里，高校思政课的讲授不再完全囿于固定成员或特定身份，而是根据思政课话语内容所指向的社会现实素材，选择合适的话语主体、发声主体，将那些具有示范效应、育人效应的典型人物、先进人物、模范人物纳入教学环节，成为思政小课堂的话语建构力量。另一方面，要坚持“走出去”，走向社会大课堂，主动投身“有民为师”“于民问计”的火热实践中。“社会大课堂”以提供社会实践的形式引导学生触摸国情、社情和民情，通过组织现场考察、实地调研、社会服务等方式，去基层实践锻炼、寻找答案，有效吸收来自“民言民语”的经验及智慧、需求和愿望，在实现话语主体扩容的同时，多方凝聚整合话语力量。

2.锻造“思政大先生”，强化“多元角色”的话语主导

社会大课堂所激发的思政课教师话语创新的自觉意识，话语建构及话语引导的能力提升，是推动高校思政课话语体系创新的源头活水。马克思认为：“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面对数字时代教育强国必备的强大思政引领力，加之“思政小课堂”对接“社会大课堂”系统性变革的现实需求，高校思政课教师要有承担“多元角色”的自觉意识，并进行适时的角色转化，以此巩固其在思政课教学中的主导地位，更好地发挥话语主导的作用。一是作为教育教学的研究者，思政课教师是思政教育理论与知识的生产者，只有深入实践、植根生活，捕捉诠释富有时代特色、生活质感的重大问题，主动进行思政课知识体系，即话语内容的迭代更新，才能从根本上强化思政课话语的主导意识；二是作为教育教学的实施者，思政课教师是思政课话语内容的叙述者和传播者，需要不断钻研新的话语表达之“术”，灵活掌握“技术化”“艺术化”“生活化”的表达精髓，在积极“自教”与“受教”中，进一步提升思政课话语的主导本领；三是作为实践活动的组织者，高校思政课教师的角色又朝着“节目主持人”“编导”和“导播”的方向转化，成为沟通学生与“第三话语主体”的纽带和桥梁，更加需要具备教学设计、教学内容个性转化的智慧和巧思，以及引领整个实施过程的能力，从而确保思政课话语主导的效果不打折扣，不被消减。总之，善用社会大课堂要构建的是一种新的课堂生态，在以此引发的高校思政课话语体系创新发展中，思政课教师要始

终发挥关键主体的作用，真正成为思政课大小课堂及其各个话语空间或场域的话语主导者。

3. 激活“学生主体性”，构建“多元需求”的话语共生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思政课教学离不开教师的主导，同时要坚持以学生为中心，加大对学生的认知规律和接受特点的研究，发挥学生主体性作用。”较之思政小课堂，置身社会大课堂的青年学生更具能动性，其不单是接受信息的被动者，更是生产信息、创造价值的主动者。话语共生作为高校思政课话语语言说的目标指向，是教师与学生主动构建的基于“多元需求”的一种话语交互的理想状态。善用社会大课，激活“学生主体性”，需要聚焦两个问题：一方面，要以关注“学生需要什么”为出发点。现实社会、日常生活是了解青年学生、读懂其需求的一个重要窗口，通过社会生活视角的观察，了解其独特的个体体验和群体特质，只有精准对接每个个体的个性诉求，才能为高校思政课师生话语交互、话语共生的良好生态的形成创造条件。另一方面，要把引导“学生能够获得什么”作为落脚点。“青年的人生目标会有不同，职业选择也有差异，但只有把自己的小我融入祖国的大我、人民的大我之中，与时代同步伐、与人民共命运，才能更好实现人生价值、升华人生境界”，社会大课堂为青年学生提供了进入时代、理解社会、认识自我的广阔空间，启发引导学生主动把个人成长成才的轨迹赛道融入国家发展的历史洪流，确保师生能在更广视野，更大意义空间实现有效沟通，促成价值共识。质言之，善用社会大课堂，激活“学生主体性”，构建基于学生“多元需求”的话语共生，也是师生在“差异中求共识”，引导学生“于‘小我’中见‘大我’”的价值转化、价值观塑造过程，更重要的是让学生在深刻学习领悟新思想新话语的同时，促使每个个体都能成为新思想新话语的代言人和践行者。

“以上这些，说的是只有打好组合拳，才能讲好思政课，但无论组合拳怎么打，最终要落到把思政课讲得更有亲和力和感染力、更有针对性和实效性上来，实现知、情、意、行的统一，叫人口服心服”。习近平总书记的这段话虽是针对讲好思政课的“八个相统一”要求说的，但它对于推动高校思政课话语体系创新，即打好思政课话语内容、话语方式、话语语境、话语主体的组合拳，全面提升高

校思政课话语效果同样具有指导意义。善用社会大课堂关键在于打破校园围墙，让高校思政课话语在“理论浸润”与“实践锻炼”的双向互动中促成认知共识、完成价值塑造，既警惕“坐而论道”的虚无化倾向，又避免“就事论事”的碎片化风险，最终实现“把信仰种进学生心田里，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教育图景。

——作者：燕连福、任艳桃（来源：[中国高等教育](#)）

【理论纵览】

江南大学王志军教授：如何设计与开发数字课程

导读：随着我国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深入推进，数字教育已成为教育体系的重要支柱，而数字课程更是数字教育发展的关键依托。近日，教育部联合九部门发布文件，明确提出推动课程教材教学体系全面智能化升级，将人工智能深度融入教学全流程。在这一背景下，4月16日，江南大学人文学院教育技术系教授王志军来到【教育数字化100人】视频号直播间，带来主题为“如何设计与开发数字课程”的精彩分享，该分享基于王志军教授的著作《在线课程设计与开发》展开。

问：您所著的《在线课程设计与开发》，不仅作为江南大学大三学生的专业教材正式出版，在中国大学MOOC平台上，也开设了相应的课程。该课程评分颇高，众多教师反馈，学完此课程收获颇丰，尤其在教学实践中极具指导意义。所以，我十分好奇，想请问您是在怎样的背景下撰写这本书的？能否分享一下创作初衷？

王志军：这的确是一个具有探讨价值的主题。我撰写《在线课程设计与开发》一书的初衷，与疫情期间的在线教学实践密切相关。彼时，许多教育工作者认为在线教育等同于低质量教学。在全国巡讲过程中，我曾向与会教师提问：对疫情期间在线教学感到满意的请举手，现场鲜有人回应。这种普遍认知源于切身体验，**但值得深思的是：在线教育质量低下究竟是其固有属性，还是存在其他影响因素？**

事实上，虽然在线教育融入传统教育体系的时间较短，主要因疫情而加速普及，但其在远程教育领域已有多年发展历程。以英国开放大学为例，作为在线教育领域的先驱，该校生源多为在传统教育评价体系中未能进入正规教育渠道的学习者。从生源质量角度来看，这类群体并不占优势，然而有研究显示，该校教学质量排名却高于牛津大学。**这一现象的关键在于其卓越的课程设计与开发能力，**

其中蕴含着诸多值得借鉴之处。

我在加拿大阿萨斯卡大学(一所远程教育高校)参与博士课程学习的经历,也为这一议题提供了独特视角。该校的在线课程形式与大众认知中的在线课程大相径庭,课程内容以文字为主,甚至没有视频元素。但正是这样一门课程,在我的博士求学阶段对学术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不禁引发思考:在线教育质量的高低,究竟是其与生俱来的特质,还是需要专业的设计与开发能力支撑的系统性工程?

此外,我自硕士期间便投身于在线课程研究,工作后也持续深耕课程开发工作。最初,我在博士期间研究国际上的 cMOOC(基于联通主义的 MOOC)。入职江南大学后时,我参与建设了我校首门在线课程《写作与交流》的建设。此后,我自主开发的研究生课程《学习分析与评价技术》也于去年上线。其中,《写作与交流》获评了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和国家一流本科课程。

2018年,我基于对数字时代学习理论联通主义的长期研究,与北京师范大学(我导师团队)合作,设计开发了国内首门基于联通主义的在线课程。截至目前,该课程已成功举办10期,目前第11期正在上线,该课程已经从“建课程学”转为“教方法建”,课程名字《生成式在线课程的设计与开发》,欢迎大家关注。此课程突破了拍摄教学视频和出测试题并一期一期重复开设的传统模式,而是以开放前沿的主题为核心,每期都精心设计丰富的交互活动,鼓励学习者深度参与、互动共创、持续迭代。在课程的持续优化过程中,我们不断探索“互联网+教育”的本质内涵,逐步构建起一套完整的“互联网+教育”理论体系。该课程充分体现了群体智慧的汇聚、生成与沉淀。

2019年,我在江南大学工作期间,在中国大学 MOOC 平台开设《在线课程设计与开发》,这门课程融合了 xMOOC 与 cMOOC 的特点,且紧密贴合实际教学需求。同年至 2022 年间,我与中国建设银行常州研修中心合作,开发面向企业培训领域的开放课程,即企业培训 cMOOC。

这一系列实践引发了对课程本质的深度思考:课程究竟是什么?在传统认知中,课程似乎是不言自明的概念。早期,我国精品在线课程建设多以录制高质量

视频（如三分屏或专业录播形式）并上传网络为主，课程评价侧重于专家评审，而忽视学习者参与度。随着 MOOC 的兴起，国家评审标准发生显著变化，要求课程在获评后需持续运行五年并提供数据支撑，强调学习者参与的重要性。然而，在此过程中也出现了数据造假等不良现象。

这种转变的本质，是课程理念与观念的深刻变革。从词源学角度看，“课程”原意是“一段旅程”，其核心要义在于学习过程的发生与学习者的深度交互。回顾在线课程的发展历程，我们清晰地看到这一理念逐步被重视与践行。

我们有必要深入反思：在线课程建设是否就等同于教学视频的拍摄制作？

这无疑是一个值得教育工作者审慎思考的重要命题。在江南大学授课期间，我发现学生在接触相关课程前，普遍将在线课程简单理解为录制视频并上传网络。这种认知源于大众过往的经验，但实际上存在显著的片面性。

如前文所述，英国开放大学在在线教育领域取得卓越成就，其背后是对课程的精心设计与规划。本人硕士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远程教育专业，博士阶段由北师大远程教育研究中心与加拿大阿萨斯卡大学远程教育研究中心联合培养，在此过程中深刻认识到，在线教育存在多元形态，其建设是一项高度专业化的工作。教师在传统课堂中的教学能力，并不能直接迁移至在线教学场景。疫情期间在线教学质量普遍较低，正是由于教育工作者缺乏在线教学经验，不熟悉数字化课程建设方法，仅将传统教学模式简单迁移至网络，同时缺乏适配的教学平台与交互手段，最终导致教学效果不佳。

从教学发展的角度来看，2014 年我入职江南大学时，我们的人才培养方案中设有面向大四学生的专业选修课《远程教育》，其中包含 8 课时的“网络课程设计与开发”实践环节。随着时代发展，“网络课程”概念已难以满足在线教育发展需求，且“远程教育”一词在当下语境中也略显滞后。因此，在修订人才培养方案时，我们将理论课程更名为《**在线教育基本原理**》，同时将实践环节调整为《**在线课程设计与开发**》。

在开展这门课程的教学之初，面临着教材缺失的困境。彼时，国内相关教材如北京师范大学武法提教授编写的《目标导向的网络课程设计》，虽具有重要参

考价值，但已无法完全适应在线教育交互性增强、发展迅速的新形势。鉴于在线课程设计开发需遵循在线教育基本原理，我结合北京师范大学和北京交通大学的研究成果、个人学术积累与实践经验，整合国际理论研究与实践案例开展教学。在教学过程中，我意识到，**作为一门注重实操的课程，单纯的讲授式教学无法满足需求，必须引导学生积极参与实践。**课程内容体系也正是在这样的探索与实践过程中逐步形成。

在教学过程中，我始终向学生强调，在线课程建设绝非简单的视频拍摄。若将在线课程建设局限于此，一方面我已不专注此类技能，难以提供专业指导；另一方面，学校另有视频拍摄与制作相关课程可供学习。学生参与本课程的核心价值，在于将过往所学知识融会贯通，依据在线教育基本原理，针对中国教育实践中的现实问题，开发具有实践价值的在线课程。以广东王慧志老师为例，其开发的少儿书法在线课程，凭借精细的课程设计，不仅满足市场需求，更支撑起一家260余人规模的公司。这充分证明，在线课程开发是具有创新潜力的实践领域，优质课程能够获得市场认可，创造显著的社会与经济价值。

在长期的教学与研究实践过程中，我以教师与研究者的双重身份持续探索，随着对在线课程认知的深化、研究的推进及教学经验的积累，逐步构建起在线课程建设的理念模型与过程模型。起初，相关知识与实践经验尚显零散，缺乏系统性框架；而这两个核心模型的形成，犹如赋予其灵魂，将碎片化内容有机串联，构成了我所著书籍的核心内容——书中模块3着重阐述这两大模型。在此之前，模块1明晰课程概念的演变，梳理课程在国际国内的发展历程；模块2阐释在线教育的基本原理，剖析其本质内涵；后续模块4至模块8，则以理念与过程模型为基石，系统论述如何开发优质在线课程。

其中，模块4为设计案例专章。该部分不仅收录了北京师范大学远程教育研究中心联合北京交通大学网络教育学院多位教授的研究成果——他们为探究英国开放大学高质量教学的奥秘，以学习者身份全程参与课程学习，甚至赴英国大使馆参加考试，深度体验课程全流程，精准剖析其课程设计逻辑；同时纳入了我与北师大合作开发的首期cMOOC课程案例，以及火花思维、多纳英语、婷婷诗

教等在实践中通过持续迭代打磨，成功打造出深受用户青睐的高品质在线课程案例。这些案例从不同维度展示了在线课程开发的多元路径与创新实践，共同构建起完整的知识体系。

因此，我撰写此书的初衷，在于向读者**揭示在线教育与在线课程的丰富形态**。其内涵远超大众固有认知，具有极强的专业性与延展性。当下，我国正大力推进教育数字化转型，而这一转型的终极目标，是实现教学、招生、教学管理及评价等全流程的数字化与高质量发展。在线课程作为教育数字化的重要载体，其发展路径与建设经验，能为各类数字化课程的开发提供重要启示。部分人将数字化简单等同于内容转化为 PDF 格式，这种认知尚停留在初级阶段，**真正的教育数字化需兼顾数字化与高质量双重标准，对课程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

此书虽定位为教材，实则具有鲜明的原创性，以核心理论模型为支撑。其创作不仅旨在服务教学实践，更希望借此展示在线课程专业化建设的完整体系与深层逻辑，推动在线教育领域的理论发展与实践创新。

问：在您的著作中，指出数字化课程与传统课程在教学目标上存在差异，提出应设定适配数字原生时代学习者的高阶目标。能否请您详细阐释一下，这里所提及的高阶目标具体涵盖哪些方面？以及我们为何迫切需要为数字原生时代的学习者确立这样的高阶目标？

王志军：在人工智能蓬勃发展的当下，公众对相关议题的探讨愈发迫切且热烈。在此，我展示一张图表，并为各位解读其中五句话：其一，我们进入了复杂信息情境的网络化数智化学习时代；其二，知识的半衰期缩短，知识更新的速度剧增；其三，面临越来越多前人没有遇到和解决过的问题；其四，技术改变了人的认知方式；其五，学习方式也发生了改变。

值得关注的是，这五句话并非诞生于当下，而是 20 年前联通主义学习理论创始人的前瞻性论断。联通主义学习理论作为数字化时代催生的新型学习理论，正是为回应数字原生时代而诞生。鉴于时代呈现出的这些特征，我们对学习的认知亟待革新，在人工智能技术高速发展的背景下，这一转变尤为关键。

联通主义学习理论提出以下核心观点：**首先，“管道比管道中的内容更重要”，**

通俗而言，在信息获取过程中，获取信息的渠道与方式相较于信息本身更为关键。

例如，针对同一问题，使用 Kimi、Deepseek 或百度等不同工具，所得结果大相径庭，因此，选择恰当的信息获取渠道至关重要。其次，该理论强调未来人机结合的思维模式，将成为现代人认知世界的基本方式。此外，“学习即连接的建立与网络的形成”，无论是大脑认知神经网络的构建，人类知识概念体系的搭建，还是人际交往中社会网络的形成，均是学习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可见，联通主义学习理论对学习的定义与传统认知相比，已发生深刻变革。

在我与北京师范大学团队合作开发 xMOOC 课程，以及本人博士阶段研究国际 cMOOC 课程建设的过程中，深刻体会到在纯粹数字化环境下，学习者脱离传统单向授课模式，需要充分发挥自主性，基于数字化资源开展与内容、他人的交互式生成学习。然而，作为国内首门 cMOOC，部分学习者对这种新型学习模式表现出明显不适应，也有部分学习者能够迅速融入。针对这一现象，我指导我的硕士研究生杨阳（现为首都师范大学教师）开展专项研究。研究对学习者应该具备的相关能力进行了系统划分，其中最基本的能力是数字化与智能化时代所需的基础性素养。尽管在线教育在国际上发展迅猛，但传统教学在很大程度上仍处于数字化程度较低、部分地区甚至处于屏蔽数字化的状态。然而，现代生活与工作早已深度融入数字化环境，若学习者在学习阶段未能为此做好准备，将难以适应未来工作场景。

这些基础性能力涵盖多个方面：**一是媒体技术与人工智能的应用能力；二是学习者应具备的自主性，以及开放包容、乐于分享并主动建立人际连接的互联网思维。**拥有这些能力是开展有效交流的前提，而要实现深度交流，学习者还需具备专业领域的专精知识，同时拥有广博的知识面，如此才能与不同背景的对象高效互动。事实上，讨论交流的过程本身就是重要的学习过程。

在当今快速变革、充满复杂性的时代，**时间管理能力、接受不确定性的能力**尤为关键。面对层出不穷的新政策与新挑战，以往的经验往往难以完全适用，这就要求我们不断突破与前行。此外，**问题解决能力、创新能力和批判性思维等**，

均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素养。在当前围绕人工智能展开的广泛讨论中，这些能力实质上构成了数字原生时代的高阶学习目标，只有具备这些能力，学习者才能在数字化环境中更好地生存与学习。

从数字化身份构建的角度来看，在数字原生时代，个体需要拥有独特的数字身份标识，以便于在虚拟空间中被快速识别与定位。相较于受时空限制的物理存在，数字身份能够实现更持久的留存与传播。深入探究发现，上述能力要素虽重要，但从更高层面而言，学习理念的革新才是核心关键。学习者必须摒弃传统“被动接受”的学习模式，转而认同数字化时代的新型学习方式，树立终身学习理念与开放学习思维。唯有建立这样的价值认同，才能为其在数字化环境中的学习提供根本支撑。

在人工智能与数字化深度融合的背景下，探讨学习目标可凝练为以下要点：**首先，学习者需具备对知识探索的兴趣、热爱与好奇心，并掌握基本的数字化、智能化素养、自主学习能力，从而能够在复杂的信息环境中，围绕自身兴趣精准获取学习资源；其次，契合未来社会需求的“T型人才”特质，即既拥有广博的知识储备，又在某一专业领域具备深入见解；再者，个体需构建独特的数字身份，并秉持开放联通的终身学习观念。这些要素共同构成了数字原生时代的高阶学习目标，并且完全适用于课堂教学场景的目标设定，对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创新能力、问题解决能力，以及提升其数字化与智能化素养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以我今天在学校的上课经历为例，我深感启发。在设计类课程教学中，我鼓励学生运用 Deepseek 辅助学习。然而，在第一阶段成果汇报时发现，8 个小组中竟有 4 个陷入“AI 依赖陷阱”。这些学生过度依赖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丧失了独立思考与个性化表达能力。这一现象充分暴露出学生在驾驭人工智能工具方面的能力短板，也凸显出培养人工智能素养的紧迫性与重要性。

尽管当前存在此类问题，但我相信，通过一学期的系统教学与实践，学生能够逐步掌握驾驭人工智能的能力。不过，这一能力的培养必须建立在持续实践与不断试错的基础之上，唯有亲身经历与探索，方能实现能力的提升与突破。因此，**将人工智能素养培育纳入数字课程建设的高阶目标体系，是顺应时代发展需求**

的必然选择。

问：您刚刚提及，高阶目标的核心特征在于具备终身联通的学习理念，对于学生而言，这意味着需要培养批判性思维、创新思维等关键能力。从这样的高阶目标出发，您在著作中指出，数字化课程需规划完整路径。那么，与传统的课堂讲授、课后作业及定期考试的模式相比，这种完整路径有何显著差异呢？

王志军：为回答这个问题，我想回溯至英国开放大学的实践经验。我参考了《远程学习材料的设计与开发》一书，这部著作具有相当的年代性。此外，国内国家开放大学的研究者王跃老师，曾赴英国开放大学访学一年，归国后也撰写了相关著作，我在此展示的表格便摘录自其书中内容。

在传统课堂语境下，所谓完整的学习路径，通常表现为教师课堂讲授、布置作业、组织考试的线性模式。而当下常见的慕课建设流程，往往简化为录制视频、编制考题、课程上线三个步骤。然而，当我们研究英国开放大学在纸质媒介与光盘载体时代的远程学习材料设计时，会发现其做法非常具有前瞻性。在尚未进入互联网时代的背景下，**他们仅依托传统媒体，却构建出一套先进的学习体系。**

其设计极为精细：学习者每进行两分钟的课文阅读、录音收听或录像观看后，随即开展学习活动，并获得两分钟活动反馈，如此循环往复。视频内容在整个学习过程中占比有限，更多的环节围绕活动与反馈展开，最终以自测题及相应反馈收尾。这种设计模式，远比当前许多耗费巨资打造的高清视频课程更为精妙。从时间分配上不难看出，该模式完全以学习活动为核心，充分考量了学习者的认知规律。毕竟，知识的获取并不等同于能力的形成，**“学”与“习”的结合至关重要，而学习活动正是“习”的具体实践过程。**

这一完整的学习路径给予我们深刻启示。在与教育工作者交流过程中，我常思考：如何帮助缺乏数字化或在线学习经验的教师掌握数字化课程设计方法？其中关键在于引导教师反思：若将传统课堂讲授内容直接录制并上传网络，虽然实现了某种程度的数字化，但这是否真正符合数字化课程的建设要求？

若将课堂教学内容全部录制并上传网络，那么当教师再次进入实体课堂时应如何开展教学？一种常见做法是教师无视网络课程的存在，如同未录制般重复讲

授相同内容，但这种方式显然难以满足数字化时代的教学需求。在知识传授已全面转向互联网的当下，课堂教学模式亟待革新。

由此衍生出关键问题：**课堂教学该何去何从？答案在于实施翻转教学。**翻转课堂的核心在于交互，而有效交互的实现依赖于精心设计的学习活动。若沿用传统课堂的桌椅布局与教学方式，难以达成理想的交互效果，这就要求教师必须借助数字化手段与方法。

在数字化时代背景下，实体课堂的面对面交流尤为珍贵。课堂教学应**聚焦于深度讨论、思想碰撞与知识共创**。单向的知识讲授完全可以迁移至网络平台，而实体课堂则应**充分运用数字化技术、工具与方法，组织学生开展合作探究、互动交流，促进思维碰撞与知识生成**，这正是数字化时代课堂转型的方向，也是构建完整学习路径的重要环节。

以我在阿萨巴斯卡大学攻读博士期间的课程为例，该课程体系有很强的借鉴意义。2012年，国内尚未出现成熟的直播教学平台，当时我甚至通过QQ进行远程开题答辩，教学平台建设相对滞后。而阿萨巴斯卡大学的博士课程，采用类似当下腾讯会议的AdobeConnect平台开展远程教学，每周二晚上固定安排一小时在线交流时间。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段时间里，课程教师TerryAnderson教授（曾任加拿大远程教育协会主席），也并非进行传统讲授，而是**引导学生开展讨论、分享与交流**。

此外，学校还搭建了类似于Facebook的人际交流平台（非Facebook本身，而是校内专属平台）。该平台为学生提供了日常交流讨论的空间，与固定时间的在线交流形成互补，**共同构建起全方位、多层次的学习交互体系，有力保障了远程博士培养的高质量开展**。

在该平台上，每位参与者均可自主创建学习空间，其功能类似于微信社群，但又超越传统群聊。这一平台不仅支持即时交流，还具备内容沉淀功能，能够将各类学习资源与讨论成果系统留存。该平台的设计得益于在线教育领域顶尖专家的指导，其教学模式具有创新性。专家要求博士生深度参与课程建设，例如今年安排学生收集国际前沿资源探究特定研究方法，明年则鼓励学生基于已有成果探

索更高级的方法，并将经典资料整合至 Wiki 知识库中。而直播交流空间则作为师生、生生之间开展深度讨论与思想碰撞的重要场所。

此外，平台还引入了国内尚未普及的 VoiceThread 功能。教授将 PPT 讲解内容上传后，学习者可以在相应节点添加疑惑、评论与批注。对于学习者而言，这种学习模式打破了单向接收知识的局限，不仅能从教授的讲授中获取信息，还能通过聆听学习伙伴对问题的分析，拓宽思维视野，获得新的启发。

反观传统大学教育，往往侧重于知识传播与讲授，对于学生是否真正理解与掌握知识，以及能否将知识转化为实践能力，缺乏有效关注与评估。而我在阿萨巴斯卡大学旁听《高级教育研究方法》课程的经历，彻底改变了我的学术认知与职业发展轨迹。该课程的独特之处，不仅在于其前沿的课程名称，更体现在先进的教学方法与深邃的内容体系之中。

课程聚焦于研究范式的教学，引导学生从哲学层面深入思考。不同于国内传统课程对具体研究方法（如行动研究法、基于设计的研究法）的讲授，授课教授着重探讨研究范式背后的认识论、价值观与方法论。他要求学生在开展研究前，必须先剖析问题背后的哲学体系，在构建起清晰的理论框架后，再确定具体的研究方法。

以我当时完成课程作业为例，完成这一任务非常具有挑战性，但凭借钻研精神，我全身心投入一个月时间进行研究与撰写。提交作业后，教授给予了极为细致的反馈。在作业系统中，共包含 56 条语音批注，每条批注都蕴含着教授对作业内容的深入分析与专业建议。

此外，教授还对作业中诸如连词误用等细节问题逐一修正。作为一名博士研究生，我从未接受过如此全面且深入的反馈，初见时深感震撼。我花费大量时间仔细聆听每一条语音批注，据此修改作业，并与教授进行深入探讨，前后耗时长达一周。

这份作业的完成经历，彻底重塑了我对研究方法的认知。值得强调的是，整个学习过程完全在线上完成。由此可见，完整的课程学习路径绝非单纯的知识传授，而应包含丰富的交互与活动。通过这些活动，学习得以真正发生，群体智慧

实现汇聚，知识在动态过程中持续生成，学习者的认知亦不断迭代升级。与此同时，精准且个性化的反馈至关重要，正是这类反馈推动我的认知水平迈向新的高度。在我看来，唯有包含学习者深度参与、师生有效互动、教师及时反馈和指导的课程，才称得上真正意义上的完整课程。

问：传统课堂辅导与作业的教学路径已沿用千年之久，为何不能称之为完整的教学路径？是否是因为这种模式缺乏学生深度的学习参与和有效交互？

王志军：并非传统课堂加作业的教学路径不完整，而是时代背景发生了根本性转变。我们如今已步入开放、复杂且快速更迭的时代，传统教学模式在系统化知识传授方面优势显著。在班级授课制与工业革命时期，该模式能够高效培养适应标准化作业的专业人才，为社会快速输送大量适配型劳动力。

然而，进入数字原生与智能化时代，这一模式的局限性日益凸显。技术的迅猛发展重塑了人类的认知模式，相应地，学习方式也亟待革新。正如我今天我给本科生上完课后，研读了硕士导师余胜泉教授的《智能时代的认知变革及其陷阱跨越》一文时感悟到的，未来工作场景中面临的多为复杂问题，信息环境愈发丰富多元。在这样的背景下，能力的升级至关重要，以往“一劳永逸”的学习观念已不合时宜，知识更新速度极快，昨日所学或许今日就已过时。

时代的变革要求教学与学习必须同步转型，深度教学成为适应复杂多变信息环境的必然选择。唯有如此，学习者才能在知识快速迭代与碎片化信息冲击下保持定力，凭借高阶思维与认知洞察事物本质，而不被层出不穷的新潮流所左右。这也正是教学需上升到哲学层面探讨的原因。当教学触及哲学高度，学习者便不再纠结于具体方法的差异，转而关注方法背后的思维逻辑与认知视角，实现从方法应用到元认知层面的跨越。

问：是否可以认为，在课程建设中，学习设计的重要性已超越教学设计？或者说，课程建设的核心应聚焦于学习设计，而非传统的教学设计？

王志军：你的理解没有问题。尽管当前教育领域，包括教育技术专业范畴内，“教学设计”仍是广泛使用的术语，但早在 2013 年之前，加拿大阿萨斯卡大学在线课程设计开发部门的专业人员，便已采用“学习设计”这一概念。我在

2012年赴该校访学期间，对此深有体会，当时我的办公室就毗邻该部门。

为何采用“学习设计”而非“教学设计”？这一概念转变的背后，蕴含着教育理念的革新。英国开放大学、加拿大阿萨斯卡大学等远程教育机构之所以能实现高质量教学，其根源在于教育理念的转型。“学习设计”聚焦于学习者本身，强调学习主体的主动性，突破了传统“学生”概念的局限性。在传统知识传递模式下，教学以教师为中心，呈现出“教师主导讲授、学生被动接受”的特征，仿佛教师是知识渊博的权威，立于讲台单向输出知识。然而，**在新时代背景下，教学的本质应回归于服务学习。**

这并非否定内容设计的重要性，而是强调教育工作者应从单纯重视内容设计，转向更加关注基于内容的学习活动设计。在此过程中，深入探究学习者的学习规律与特征至关重要。**教师的“教”不再是显性的知识灌输，而是隐性地融入学习活动设计之中。**教师通过精心规划学习路径，引导学习者开展自主学习。正如我书中提出的在线课程设计开发理念模型与过程模型，其中包含情境、交互、存在感等在线教育核心原理（因时间限制，此处暂不展开详述），而“目标导向的学习设计”则是模型的核心要素。这一理念借鉴自武法提教授《目标导向的网络课程设计》，强调课程设计需紧扣课程目标和学习目标。

学习设计的起点是学习内容，尤其在数字化课程建设背景下，需以学习者易于接受的形式呈现内容。这就涉及学习资源开发环节，例如针对少儿群体的课程，依据其偏好游戏化、趣味化学习的特点，设计相应的游戏化学习资源。此时，学习与媒体表现形式相结合，形成学习资源。但这并非课程设计的终点，相较于传统单纯录制视频的方式，完整的课程设计还需着重进行学习活动设计——这恰恰是当前教育实践中最为欠缺的部分。长期以来，教育领域秉持“内容为王”的理念，而学习活动设计要求教育工作者以学习设计师的视角，深入研究学习者特点。例如，若发现学习者偏好哔哩哔哩平台，便应将课程内容适配该平台，以提升学习者的参与度，避免因平台选择不当导致学习者流失。

此外，学习评价设计同样不可或缺。评价作为教学的重要环节，需变革传统方式，发挥引导作用，促使学习者遵循设计路径，逐步转变学习方式。在高等教

育体系中，学生长期处于讲授式、被动式学习状态，在教育数字化转型进程中，**需通过评价方式的革新，引导学生主动适应数字化学习环境。**为优化课程品质与用户体验，**还需进行学习支持、学习指导等方面的设计，并合理选择适配的工具与平台。**唯有涵盖上述各个环节，方能构建完整的课程设计体系。

问：在推行基于学习活动的课程过程中，势必面临一个具有挑战性的问题：您如何看待中国大学生的学习能力？特别是在当前占比达 90% 的非 985、211 高校学生群体中，这一问题更为突出。当下，不少高校教师常抱怨学生学习积极性不足。在此背景下，以学生学习为中心设计的课程，其实际推行与实施的可行性究竟如何？

王志军：我们不妨深入反思，中国大学生果真缺乏学习能力吗？去年，在全球智慧教育大会上，“数字土著”和“数字移民”概念的提出者发表演讲，其中有一观点令我印象深刻。他提到，**如今的年轻一代比过去强一万倍(Todays young people is more powerful than ever)**。这一论断，无疑展现出对当代学习者的高度信任，令我深受触动。

在日常教学实践中，我也深切感受到，学生们其实都具备良好的学习潜质。那么，问题究竟出在哪里？是学生主观上不愿学习，还是另有隐情？

让我们以哔哩哔哩为例，如今，哔哩哔哩被称为“中国最大的大学”，这一现象值得深思。在哔哩哔哩平台上，学习并无学分激励，也不存在传统意义上的考试压力，可学生们却主动投身其中。**原因在于，平台上授课的老师具有互联网思维，他们热爱教学、乐于分享，且授课方式生动有趣，能够切实解决学生的问题，满足学生的需求。**

由此可见，学生并非厌学，核心问题在于过往教学内容未能精准回应他们的实际诉求。从更深层次剖析，依据联通主义学习理论，当下中国教育存在一个突出问题，即学校教育与现实社会严重脱节。学校所传授的知识体系与社会实际需求存在较大落差，尤其在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这一矛盾愈发凸显。例如，在一些由学习者自发组织的社群，年轻人积极学习、踊跃交流分享，展现出蓬勃的学习热情与活力。然而，回归传统课堂，却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景象。这背后的原因

在于，长期以来，学生处于被动接受知识的状态，而教师又未能主动将外部世界的新知识、新动态引入课堂，致使学生难以洞察所学知识的现实意义与价值，从而丧失了内在学习动力，仅仅将学习视为对孤立知识点的机械记忆，发出“所学知识有何用”的困惑。

这一问题广泛存在于从中小学到大学的各教育阶段。当教学知识无法与现实世界、社会需求有效联通，学生的内在学习动机便难以被激发。他们因迷茫于学习的意义和价值，而对学习产生抵触情绪。在此背景下，教师面临着巨大挑战。教师需要主动适应外部社会发展，深入探究所授知识在社会中的实际应用，并紧跟时代前沿动态。唯有如此，教师在课堂上才能帮学生连接最新知识，避免向学生灌输过时、陈旧的内容。就像近期网络热议的“老师拿着清朝的 PPT 上课”这一调侃（当然，清朝时并无 PPT，此为夸张说法，意在讽刺老师的课件多年未更新，内容严重滞后），在如今数字时代成长起来的学生，对这类陈旧教学内容自然难以接受，甚至可能因此对课堂失去兴趣，选择逃避或在课堂上消极对待。

所以，在教育数字化转型进程中，如何精心设计课堂教学，有效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激活他们的思维，是教育工作者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

问：在您的著作中，提及了数字化课程设计中学习社群建构这一重要环节。对此，我想进一步请教：您认为学习社群在整个数字化课程体系占据着怎样的地位？其重要性体现在哪些方面？此外，构建和维护学习社群是否会显著增加教师的工作负担？例如，教师是否会面临随时被学生咨询、可能需要全天候回应学生问题等情况？

王志军：我认为，这一问题的答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师的认知与态度。当前教育实践中，最突出的问题并非学生提问过多，而是**课堂内外一片“静悄悄”，学生缺乏主动提问的积极性**。倘若学生能够通过多种渠道踊跃提问，教师理应感到欣喜，因为教学从来不是教师的独角戏，而是师生之间双向互动的过程。

以我攻读博士期间的课程为例，便能深刻理解学习社群建构的重要意义。从群体动力学角度来看，学习社群能够有效激发群体动力。学生提出问题时，并不需要教师逐一解答。以 cMOOC 课程模式为例，其倡导学生积极提问，且课程本

身致力于构建社区化学习生态。在这样的环境中，问题的提出与解答并非仅依赖主讲教师，一旦学生进入主动学习状态，当有人提出问题，其他成员便会自发回应，形成良好的互动氛围，教师甚至无需全程介入。

学习社群的核心价值在于，它能够打破时空限制，使学习交互随时发生，并促进同伴之间的互帮互助。认知的深化与拓展往往源于讨论、交流与互动，在此过程中，学习者得以对现实问题展开更深入、多元的思考，突破传统线性思维模式下单一维度的认知局限，而这种多元思维与深度思考的能力，正是未来社会所需的核心素养。

从另一个层面来看，学习社群的建构是学习活动设计的重要组成部分，本质上是对人与人互动方式的创新与优化。在教育数字化转型进程中，构建开放、联通的学习社群具有深远意义。不同学校教授同一门课程的教师可以通过社群实现资源共享、经验交流；学生与学生、学生与教师之间也能够建立起广泛的连接，从而拓宽师生的视野与思维边界。

值得关注的是，在学习社群建设方面，职业教育领域已走在高等教育前列，率先开展相关实践探索。这启示我们，教育数字化转型绝非简单地将教材转化为PDF文件、上传课件或录制教学视频，而是需要以更开放、联通的生态化视角，重新审视和重构教学模式，为教育发展开辟更多可能性。

回顾疫情期间的在线教学实践，尽管初期仓促开展，但也涌现出如“千校统一课表，共同授课”等创新模式。在此模式下，教师依据自身专长进行分工，擅长写作教学的教师负责写作板块，精于阅读指导的教师专注阅读教学，实现了教学资源的高效配置与个性化匹配，有效提升了教学效果。而这一切创新实践的落地，均离不开学习社群的支撑。若缺乏社群连接，师生之间的沟通与协作将面临阻碍，而有了社群平台，无论是QQ、微信等社交工具，还是专门的学习社群空间，都能确保信息传递与交流的顺畅。

以当下的直播教学活动为例，若配套建立学习社群，即便出现直播网络中断等突发状况，师生也可通过社群实时沟通，分享状态、交流想法，避免因教学中断产生的迷茫与困惑。由此可见，学习社群的建构在数字化教学中不仅必要，更

是不可或缺。

问：在聆听您分享的过程中，我深刻感受到教师角色正经历着显著转变，从传统意义上的知识传授者逐渐向教育产品经理转型。对此，您如何看待这一角色转变的内涵、意义及其对教育实践的影响？

王志军：我想先谈谈我的这本书。创作此书的初衷，本是为配套课程编写教材，其内容在教学实践中不断迭代完善。同时，我也希望通过系统梳理，明晰在线课程设计与开发的优化路径。有趣的是，贵司 CEO 阅读后认为，这本书堪称写给教育领域产品经理的指南。初闻此评价，我颇为惊讶，但细思之下，却深感其精准独到。

此书名为《在线课程设计与开发》，原本我还计划加上“以学习者为中心”的副标题。这个看似朴素的书名，或许难以即刻引发读者关注，毕竟在当时，在线教育尚未得到广泛认同，许多人对其内涵知之甚少。然而，**这本书的核心精髓恰恰在于“以学习者为中心”**。在研究英国开放大学与阿萨巴斯卡大学的系列课程时，我发现，所有探索与实践最终都指向这一核心理念，而这也与当下中国高等教育改革所倡导的方向不谋而合。

以学习者为中心，本质上是以学习活动为核心开展课程设计。这要求教育工作者深入了解学习者需求与特点，围绕其需求设计课程、教材、平台等教育产品。在此过程中，教师需秉持以人为本的理念，站在学习者视角分析问题。在数字化、智能化技术快速发展的时代，教师的角色已发生根本性转变，不再局限于知识储备丰富、课堂讲授出色，**而是需要具备设计思维，熟悉数字化、智能化工具与方法，了解数字原生代学习者的特征，并运用系统思维进行课程设计**。设计完成后，还需在实践中不断发现问题、完善方案，通过持续迭代优化，打造精品课程——这与产品经理的工作逻辑高度契合。特别是在智能化工具普及的当下，教师实现这一角色转变更具技术可行性，人工智能可辅助完成诸多复杂任务。

北京大学黄铁军教授绘制的示意图，生动展现了知识空间的层级关系：最大的圈层代表全人类的知识空间，数字化与多媒体知识空间次之，以 Deepseek 为代表的大模型知识空间更小于前者，而人类个体的知识空间则最为有限。这启示

我们，在智能化时代，教育工作者应主动拥抱技术，借助技术力量优化教育设计。

值得注意的是，单纯以视频制作为主的数字化课程时代已然过去。以服务湖南烟草集团在线课程培训项目为例，我们运用 Deepseek、集梦等工具，结合配音软件，在极少手动输入的情况下，便快速生成了高质量的教学视频，其效果与传统录播课程无异。

这充分证明，教育工作者必须立足学习者视角开展课程设计创新。在智能化浪潮下，人人都应具备“教育产品经理”的思维与能力，无需畏惧经验不足，因为智能化工具能够提供强大支持，关键在于主动拥抱变革，顺应时代发展趋势。

问：在您的书中提及了“学习管理系统”这一概念，并指出整个数字化课程的实施离不开该系统的支撑。然而，当下中国教育数字化预算中，长期未将学习管理系统纳入其中。当前，智慧校园建设在众多学校的预算中占据核心地位。在此情形下，我想冒昧请教：这是否意味着我国教育数字化资金投入长期以来歪楼了？

王志军：这是个好问题。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洪化清教授在江南大学的报告中，通过 PPT 阐述了我国教育信息化从 1.0 阶段发展至 2.0 阶段，再到当前数字化转型进程中存在的长期误区——重业务实践而轻教学核心，倾向于购置能快速展现成果的设备，却忽视了学习设计与课程数字化转型的关键环节。

洪教授曾提及一个典型案例：某图书馆要求读者进入时需进行 6 次人脸识别，这种过度的技术应用与课堂教学场景的陈旧形成鲜明对比——教室中依旧是传统的投影设备、电脑，桌椅陈设未变，教学环境与模式并未因技术发展而产生实质性变革。

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核心与难点在于课堂教学的数字化革新，这绝非简单采购设备、一键启用就能实现，也无法期望教师在引入新设备后即刻完成教学转变。其本质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教师教学理念的更新、教学方法的变革，以及适配工具的合理运用。以我在疫情期间开展在线教学的经历为例，在选择教学平台时，尽管此前在北师大参与 cMOOC 项目时接触过 ClassIn 平台的直播功能，但

我仍花费两天时间深入研究其交互功能。在全面掌握平台特性，明确其能有效支撑在线教学并可据此进行深度设计后，才最终确定将其作为教学平台。这一过程充分体现了理念转变、技术适配、教师能力提升与学习设计优化的重要性，而这些要素在当前教育实践中普遍处于缺失状态。

此外，在在线课程经费投入方面，当前存在明显偏差。学校在预算分配时，往往以视频录制数量为主要依据，按外部视频制作公司提供的单价（如每个视频2000元）进行简单核算与拨款。然而，**在线教育的核心在于教学过程中学习支持服务的提供，唯有聚焦于此，方能实现高质量发展。**遗憾的是，这一关键领域尚未得到应有的重视，相关投入与认知仍存在显著不足。

问：教育部新近发布的政策中对教材予以关注。在当前数字化课程蓬勃发展的大背景下，教材的定位问题值得深入探讨。如今，传统教材在数字化浪潮冲击下，其原有的地位已悄然发生变化，难以寻觅往昔踪迹；而数字化教材在整个数字化课程体系中的位置，同样不够清晰明确。鉴于此，我们不禁思考，当下是否需要教材体系进行重大改革？

王志军：我认为，结合此前探讨的内容，这个问题的答案已然明晰。所谓“课程即教材”，其内涵在于：当前我国大力推进数字教材建设，同时积极开展虚拟仿真课程、一流课程、在线课程等各类课程建设工作，但总体仍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

当我们将课程理念转向以活动参与、交互为核心时，便会发现课程与教材的界限趋于消融，二者呈现出一体化的特征。回溯广播电视时代，英国开放大学编写的《学习材料的设计与开发》，本质上就是一部将学习活动深度融入其中的教材；我在阿萨巴斯卡大学学习期间，导师带我参观图书馆时展示的课程配套资源同样印证了这一点——除了常规教材，还有一本比教材更为厚重的学习指导书，其中详尽融合了教师的设计与安排。

在交互式课程体系下，数字教材与数字课程已然合二为一。这样的数字教材，不仅是知识的载体，更是学习活动开展、师生互动发生的重要场域，成为知识沉淀、智慧汇聚的平台。由此可见，课程与教材打破界限、融为一体，正

是数字化教育发展的理想状态与最终归宿。

问：尽管当下我们已全面步入数字化时代，但现实情况是，众多学校仍以班级授课制作为主要教学组织形式。在数字化、智能化浪潮汹涌的背景下，班级授课制该如何积极拥抱这些新兴技术与变革趋势，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重要议题。您能否分享一下对此的见解，阐述班级授课制应该怎么去拥抱我们的数字化、智能化时代？

王志军：这个议题涉及诸多层面，若要深入探讨，需结合具体实践案例与理论模型。我将以自身教学改革与研究成果为例，阐述班级授课制如何融入数字化与智能化进程。当前，各类教学创新竞赛蓬勃开展，其核心目标便是推动教师顺应时代发展，积极开展教学改革。

首先，理念转变是关键。若知识传授环节均可通过互联网完成，教师需深入思考课堂教学的新定位。以我去年将研究生课程进行在线化改造的实践为例，在课程线上化后，我意识到不能延续传统教学模式，而是应将课堂重心转向学习活动设计。实践证明，这一转变显著提升了教学效果，使课堂更具吸引力与实效性。

其次，需对教学目标进行重构。应将高阶思维培养目标纳入教学体系，同时重组教学内容，打破固有知识框架，建立与现实案例、实践应用的紧密联系，将鲜活的现实场景引入课堂。

此外，教学流程再造不可或缺。借助数字化课程与工具，构建以交互、互动、协作与知识生成为核心的课堂生态，让学生真正沉浸于学习过程，改变以往“教师赶进度、学生盼下课”的消极状态，使课堂充满活力与吸引力。

再者，教学评价改革势在必行。科学合理的评价体系是推动班级授课制数字化、智能化转型的重要保障。

值得注意的是，若缺乏数字化工具与平台支持，仅凭传统的教学环境与设备（如单一的投影仪、传统教室布局），实现上述转变将面临巨大挑战。因此，**建设配套的数字化工具与平台，提升教师对相关技术的掌握程度，是转型成功的必要条件。**

从更深层次来看，设计思维指导下的项目学习设计更为核心，具体细节在此

不做详述。其背后离不开强大的数字化支撑体系，无论是学习管理系统、学习平台，还是协作空间等，均为教学改革提供了重要的技术与环境支持。

问：当前，我们不仅置身于数字化时代，更处于人工智能蓬勃发展的浪潮之中。在此背景下，数字化课程与 AI 课程的融合已成为教育领域革新的核心议题。关于数字化课程应如何与 AI 时代有效衔接，以及数字化课程与 AI 课程之间存在何种内在关联，期待您分享专业见解与深入思考。

王志军：当我们深入探讨至此便会发现，通过理念重塑、目标重构、内容重组、流程再造与评价体系重新设计，已为教学变革奠定基础。而 AI 工具的出现，实则为教学实践提供了更为强大的辅助力量，助力教育工作迈向新台阶。

当前，围绕 AI 在教育领域的应用引发广泛热议，究其根源，在于教学领域尚未完成数字化阶段的全面转型，这种发展断层致使教育工作者难以适应 AI 时代的快速变革。

谈及数字化课程与 AI 课程的对接，生成主义数字教育框架非常有参考价值。该框架清晰阐释了 AI 在教育中可扮演的多重角色，包括作为协作者、分析者与促进者等三类核心角色。同时，针对讨论型、习得型、练习型、探究型、协作型、产出型等多样化学习场景（唯独不包含传统讲授型），该框架也系统论述了 AI 在其中的适配作用，为教育实践提供了明确指引。

当前，传统教学模式较为单一僵化，多数教师仍依赖以讲授为主的教学方式，这一现状与教育发展的丰富可能性形成鲜明反差。在数字化时代，教育应充分释放多元潜能，拓展创新思路。教育工作者需以开放包容的心态接纳 AI 技术，方能切实体会到 AI 对教学实践的强大助力。此外，推荐关注我们发表的论文《国际生成式人工智能教育应用创新——全球人工智能学习和教育研究联盟之“人工智能赋能学习者会议”综述》，该论文整合了国际前沿研究成果，涵盖相关理论框架与分析图表。

从学习活动分类视角来看，尽管分类方式繁多（如探究式、协作式等），但大致可归纳为获取、协作、讨论、调查、实践、产出等类型。在生成式人工智能出现前，信息获取主要依赖听讲座、阅读书籍、浏览网站等传统方式；而如今，

与生成式 AI（如 DeepSeek）对话已成为全新的信息获取与学习途径。在协作学习层面，传统模式以师生协作、生生协作为主，AI 技术的融入则赋予其新内涵——大模型凭借其强大的知识储备与交互能力，既能作为学生的智能导师，也可充当教师的教学助手，甚至成为学习者的虚拟伙伴。**这种人与 AI 协同学习的模式，正逐渐发展为具有价值的新型学习范式。**

若以学习活动为核心进行学习设计，AI 技术的应用将贯穿教学全流程，不可或缺。在学校教育阶段注重培养学生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素养，**有助于学生在未来职场中熟练运用 AI 工具，实现从校园到职场的自然过渡。**反之，若因担忧学术不端问题而禁止学生使用 AI 工具，将导致学生在步入社会后面临竞争力不足的困境，难以适应数字化、智能化的时代发展需求。

问：最后一个问题，想请王老师您分享一下自己亲身的教学案例。

王志军：我以《在线课程设计与开发》这门课程的教学实践为例，阐述数字化教学转型的探索历程。在教学之初，我引入设计思维理念，采用设计思维指导下的项目化学习模式开展教学。

首轮教学时，尽管缺乏成熟的教学资源与平台支持，但凭借创新的学习设计，课程依然激发了学生的学习热情，显著转变了学生的学习理念。然而，48 学时的课程时长限制，使得知识传授与深度互动难以兼顾。为破解这一难题，我采取了两项关键举措：**其一，依据在线教育原理，开发涵盖导学、学习活动等多元模块的在线课程，并上线至中国大学慕课平台；其二，带领研究生开展专项研究，探索设计思维指导下项目化学习的具体实施路径，期间开发出专门的《学习活动指导手册》，为教学实践提供系统性指引。**

在教学实施过程中，我重新规划了教学环节：要求学生以真实问题为导向，仿照专业在线课程团队组建项目组，涵盖项目经理、主讲教师、学习设计师等多元角色；课堂教学聚焦于深度讨论、互动生成，充分利用数字化时代宝贵的人际交互；知识传授则采用分层策略，对于基础知识点及案例学习，通过线上课程完成，学生需结合课程活动安排自主学习，而对于课程核心的构成要素、理论模型等较难内容，则在课堂中采用引导建构的方式，通过对比师生的认知差异，深化

学生对知识的理解。

教学环境与工具的迭代升级贯穿课程发展始终。2019 年课程开设初期，依托学校购买的平台进行资源传输与基础互动；疫情期间，为保障全在线教学质量，我深入研究 ClassIn 平台，其小组协作功能与课程项目式学习需求高度契合，助力学生高效完成远程协作学习。当时，学生展现出极高的学习热情，我将期末汇报创新为“首届在线课程创意设计大赛”，并设置奖金激励。学生们为呈现最佳成果，居然排练至深夜，其作品质量之高促使我增设多个一等奖名额。后续教学中，我持续探索更优工具，先后尝试博思白板、飞书等平台，并将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融入教学，最终构建起由 ClassIn、DeepSeek 等技术支撑的未来学习空间。该空间支持自动录播功能，完整留存学生课程设计汇报等学习过程，形成真实、可追溯的数字化学习资源，为学生提供了同伴学习的优质素材。

课程设计层面，我将设计思维的多个阶段与项目化学习深度融合，构建系统化的学习活动链，并整合课程设计工具、设计思维工具及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全方位支持学生学习。

同时，我开发《项目化学习活动手册》，详细规划学习任务、时间安排与实施流程，并依托飞书协作平台，分阶段向学生推送学习资料，为其打造高效的协作学习空间。这一系列实践表明，通过理念创新、技术融合与模式重构，能够实现数字化教学的高质量发展，有效提升学生的学习体验与教学成效。

课堂中，学生以小组为单位开展学习。当其他小组进行汇报时，各小组可在专属空间内实时记录对汇报方案的评价，详细梳理其优点与不足。如此一来，课堂中的交互与知识生成不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得以随时发生。作为教师，课堂点评的时间与覆盖范围有限，而借助这种协作空间，全体学生的智慧得以充分汇聚。课程结束后，学生将记录内容截图上传至飞书平台。即便离开了课堂环境，学生仍会关注他人对自己汇报的反馈，看到积极评价时备受鼓舞，面对建设性意见则主动反思，从而实现认知水平的提升与个人成长，这正是课程设计的核心目标所在。

自 2019 年开设该课程以来，我始终致力于课程建设，虽历经诸多探索与尝试，但也收获颇丰，课程每年都有新的突破与创新：

2019 年，以网络教学平台辅助线下课堂教学，并基于实践成果成功申报省级重点教改课题；

2020 年，应网络教育学院需求开设课程，随后将其建设为在线课程并上线中国大学 MOOC 平台；

2021 年，依托已有的线上课程开展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采用分阶段开放课程内容的模式。该课程获评校级一流课程（等级优秀），我也在此期间主持新的省级教改课题，并参与教育部新文科教改项目；

2022 年，我认识到学生在线学习并非线性过程，他们往往希望提前了解课程作业要求与优秀案例。因此，**将往届优秀案例作为在线资源开放共享**，有效降低了沟通成本，使学生能够投入更多精力进行创新实践。在这一阶段，课堂同步开展项目化合作学习，中国大学 MOOC 平台的知识学习由学生自主完成，线上内容全面开放，同时完成了课程教材的撰写工作；

2023 年，回归线下课堂，持续深化线上线下融合式教学，坚持线上内容一次性全开放。此时，设计思维指导项目化学习的方法体系已基本成熟，并据此完成专著创作，该专著于今年 5 月正式出版；

2024 年，生成式人工智能兴起，我们开展专项研究，明确不同人工智能工具在各教学阶段的适用性，并将研究成果融入学习活动手册，精心设计交互提示词，学生只需替换关键词，即可高效达成创新目标；

2025 年，引入 DeepSeek 进一步优化教学，结合 ClassIn 平台的强大功能，打造集现场交互、自动录播与对外直播于一体的新型课堂。针对其他院校对本课程的关注需求，我们建立教研交流群，通过直播拓展课程影响力，实现教学资源的开放共享与辐射传播。

在课程建设过程中，我们始终坚持持续迭代优化的理念。自 2020 年课程上线以来，从未停止改进的步伐。随着理论体系的不断完善，我们精简冗余内容，补充丰富案例，尤其注重收录学生在各学期课程实践中产生的高质量成果，为后续教学提供更具价值的参考与支撑，逐步构建起一个系统完备、动态发展的课程体系。

——来源：[教育数字化 100 人](#)

【工作动态】

兰州大学举办教师教学创新大赛专题分享会

徐忠锋教授多维解析教学改革与创新实践

全国高校教师教学创新大赛是教育部推动课堂革命的重要载体。为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提升教师教学创新能力，助力教师备战全国高校教师教学创新大赛，兰州大学教师教学发展中心于 2025 年 5 月 8 日特邀国家级教学名师、西安交通大学物理学院徐忠锋教授，以“准确把握大赛内涵，推动课程教学创新”为主题开展专题分享会。活动吸引全校教师积极参与，为教学创新注入新思路与新动能。

一、锚定课程思政：以“三个杜绝一个度”推动价值引领

徐忠锋教授紧扣教学创新大赛评审要求，结合教育部“中国金师”培养目标，指出教师需兼具“道术、学术、技术、艺术、仁术”，成为德才兼备的“经师”与“人师”。强调课程思政需杜绝“硬、歪、浅”三误区，通过学科特色案例自然融入思政元素，把握好将专业知识和思政教育资源有机融合的一个“度”。他以物理学科为例，提出“从简单案例中挖掘思政价值”的设计逻辑，倡导将行业实践、家国情怀与专业知识有机衔接，实现“润物无声”的育人效果。

二、深化数智赋能：重构教育生态与教学模式

针对教育数字化转型，徐忠锋教授分享了“线上线下深度融合”的创新实践。通过解析 BOPPPS 教学模型（导入-目标-前测-参与式学习-后测-总结），他提出数智技术可精准驱动学情分析与课堂互动。现场展示了西安交通大学《机械设计基础》课程“思研产赛”融合案例；《分子生物学》课程智能学伴系统、知识切片库的应用成果；以及利用 AI 技术生成动态题库，实现个性化学习支持与教学效率提升。

三、强化产教融合：打造“理论—实践—创新”育人链

围绕大赛产教融合赛道要求，徐忠锋教授详解校企协同育人路径：鼓励教师引入企业真实问题作为教学项目，要求实践性教学比例不低于 30%，并邀请企业导师参与评价。他以西安交大基础学科拔尖人才培养为例，强调需打破学科壁垒，

通过“非标准化考核”“研究型项目式学习”等举措，培养学生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同时，他提醒教师避免“摆拍式课堂”，倡导教学实录视频真实呈现师生双向反馈，注重创新成果的可推广性。

徐忠锋教授分享结束后，在座的教师与徐教授就进行了深入交流。本次分享会不仅为兰大教师提供了宝贵的交流与学习机会，更为推动我校课堂革命注入新活力。

——来源：[兰州大学教务处官网](#)

征稿启事

《本科教学动态》由兰州大学教务处主办，以本科教育教学工作动态为主线，面向各教学单位传递国内外教育要闻、教育热点、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和政策，报道各高校教育改革创新经验，展示国内外教育理论研究成果，反映本校教育教学动态。每年至少编辑 6 期，编印后发送至各教学单位。即日起面向校内广泛征集各类关于本科教育教学的优秀论文或思考感悟等文章，热烈欢迎广大教师踊跃投稿。

投稿方式

1. 征稿时间：长期约稿。
2. 征稿栏目：教学风采、论教谈学。
3. 来稿要求具有原创性，观点明确、逻辑严密、文字精练，来稿须包括文章题目、正文内容、作者的个人信息（包括单位、职称/职务、联系方式）。
4. 来稿请使用 word 排版，要求：标题，采用三号字，黑体，加粗，居中，单倍行距；正文，采用小四号字，宋体（英文用 TimesNewRoman 体，12 磅），两端对齐，段落首行左缩进 2 个汉字符，行距 25 磅，段前段后 0 磅。若有参考文献，请采用尾注，著录规则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GB/T7714-2015）为准。
5. 文稿篇幅不限，来稿请自行校对，确保格式符合要求，质量有保障。
6. 《本科教学动态》仅作为内部交流资料，不对外发行。

联系方式

1. 投稿邮箱：jwcoffice@lzu.edu.cn

来稿请以附件的形式发送至邮箱，邮件主题请注明“投稿+栏目名称+题目”。

2. 咨询电话：0931-8912165

编辑：李文婷 杨春

电话：0931-8912165

电子邮箱：jwcoffice@lzu.edu.cn